

崂山劈石口 寻觅消失的古道



去崂山游山玩水，相信很多人时常经过崂山劈石口，但不一定知晓看似其貌不扬的这里，背后竟有些许渊源。在崂山，劈石口家喻户晓，大名鼎鼎，它位于崂山王哥庄街道与北宅街道交界处山岭的一处山口处，也称大口，海拔250米。劈石口道沿着山势盘旋上升，东为北九水的连绵群山，西望五龙河、石门、华楼一线。站在高处远望周边村落，恍如仙境。

曾是重要交通通道

崂山有一条联系东西交通的古道，它从崂山西部的华阴集通往崂山东部的王哥庄。清乾隆二十八年《即墨县志》中就有了华阴、王哥庄两个集市的记载。华阴集是崂山西部的一个小市镇，附近村庄盛产水果、土布、药材，其西部的沧口、女姑口从南方所运来的土产杂品、日用百货，多经华阴集运往崂山东部地区。王哥庄，古代叫太平村，是崂山东部一大市镇，凡崂山东部所出土产多集于此，而尤以木柴、药材、鱼虾为大宗，即墨鳌山卫附近盐场所生产的部分食盐也经此运往崂山西部地区。

在古道海拔250米处有一山口，口下有一块独立巨石，呈桃形，高8米，由中间自然分为两块，像是用利器从中劈开一般，故称“劈石”。此处山口就叫“劈石口”，经过劈石口的小路，就叫“劈石口小路”，老百姓俗称“劈石口”。

劈石口小路是崂山最早见于记载的可行走的小路，在清同治十一年《即墨县志》中已有“劈石口”的记载。想必当年修建劈石口小路的条件很艰苦，环境也十分危险，《大庄修路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崂山屹立海上，以雄秀闻，其东西两麓尤峭。自大崂村达王哥庄，为胶澳即墨往来孔道。径路奥曲，间不盈尺，仰依峻坡，俯临绝壑，践其域者，恒蹈足屏息，有颠覆陨坠之虞。”

滨海大道建成以前，劈石口是由北宅通往王哥庄的咽喉，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当地老人讲：“劈石口原为天然山口，有小路可通。后来为了打通从王哥庄到北九水的通道，组织修建了大王（大崂观至王哥庄）公路，路宽仅3米，将劈石口陡峭坡度下切数米，拓宽至7米，可通行汽车，成为当时游崂的重要通道之一。1971年重修公路时又拓宽2米。”

“劈石”独特奇观

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谷，时断时续的小路，来到劈石口，会看到这块巨石较匀称分为两半，中间有一道裂口，上口宽约两米七八，下口底部宽三四十厘米，仅能行人。劈石之西有石刻“劈石天开”四字，呈田字形排



崂山劈石口。

列，可倒读亦可环读，均能成句，称作“回文”，由青岛著名书法家修德所题写，类似石刻还有崂山明霞洞的“天半朱霞”。

东石刻有明代即墨县丞周璠（沐阳人，万历初年任即墨县丞）的《劈石口》七言绝句一首：“莲花片片削空青，华岳分峰仗巨灵。更向崂山挥玉斧，洞天有路不常扃。”此石通幅高达4米，由青岛著名书法家杜颂琴所书。如今村子里还有民间传说，明朝“永乐扫北”时大军经此处，因此石有碍行军，永乐皇帝一怒之下挥剑将大石劈为两半，成为今日之独特奇观。在劈石的东侧下部，有“青岛、即墨界”刻字一方。

在“劈石”附近，在小路的草丛中还有一块竖立的方形石柱，其中两面刻有文字，朝西的一面刻着“劳西区界”，朝东的一面刻有“劳东区界”。根据资料得知，德国租借胶澳和日本占领青岛时期的1898年至1922年，此处为青岛、即墨分界点。1935年7月1日扩大青岛市郊，设立劳东、劳西界碑。

涧深谷幽神秘色彩

劈石口古道大致呈南北走向，在最高处山口的西边是慧山，东边是锥子崮（古代叫文笔峰）。它沿着两条山涧贯穿东西交通，北边的山涧叫石人河，经解家河、屯山前、何家至浦里东北流入黄海，流程9公里。南边的山涧叫龙湾河，龙湾河发源于劈石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涧顺流而下，流程大约有4公里，在孙家村东



“劳光”石刻。

汇入白沙河。

龙湾河在和白沙河交汇处有一巨形石壁，每当雨季发大水时，洪水从上游冲下来，遇到坚硬的大石壁，就将石壁前方的泥沙冲走，形成了一个有200多平方米，最深处有五六米的大水塘。矗立在大水塘边的石壁，有七八米高，上面还有两块尖形的巨石，状似龙角，远远望去，极像一个传说中的龙头，因此人们把大水塘叫做“龙湾”，把水塘附近的地方称作“龙湾口”。龙湾口周围的山水风光非常美丽，1936年9月9日重阳节时，有一位叫龙沙壮的游人在龙角上题写了“劳光”两个篆字，书写镌刻十分工整，属于崂山石刻中的上品，由于位于风景区之外，埋没于荒山野岭，故现在很少有人知道。

据介绍，此石刻是唯一证明崂山名称正源的历史遗存；石刻是篆书写法，是崂山现有石刻里面仅存的双沟阴刻字遗存，与芙蓉峰下神清宫“卧龙石”石刻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石刻前，能远眺东南方向的芙蓉峰，山水相映，特别是在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芙蓉峰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中，美不胜收，所以刻了个“劳光”，表示崂山之光的美意。空山寂寂，但闻鸟语。对此有人赋诗道：“名利场中卸甲人，沽酒寻入孙家庄。空山鸟语谁遗字，崂光崖下水如鳞。”

劈石口古道，涧深谷幽，风景秀丽，是一条被人们遗忘的山谷。2006年开通的仰口隧道减轻了劈石口的交通压力，也加速了青岛发展的步伐。劈石口，日益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记忆中。它远离景区，里面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包含了许多世人不知道的秘密，需要不断探索和发现。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北宅供图

八大关——市政建设“小特区”①

是为日本人的资源掠夺服务的，这是日本人贪婪本性的大暴露。占领青岛仅仅一个多月，日本政府就宣布日本本土居民可自由前往青岛，并可享受诸多特殊待遇。如日本商人认租沧口工业用地，每坪（约3.305平方米）年租金仅为两分钱，而市价每坪年租金为两角钱。大批日本企业主和商人涌入青岛，建厂、经商、搞贸易。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1916年在青岛投资建厂，次年投产运营，成为首家在青岛设纱厂的日资企业。到1935年，大康、钟渊、宝来、隆兴、富士等九家纱厂在青岛投产。日本九大纱厂聚集青岛，将大量廉价棉花经廉价劳动力加工成粗棉、粗纱后运往日本，精加工后行销世界并返销中国，赚取了大量白银。

日本人1920年在馆陶路上建造的取引所交易大楼，是物资和证券交易机构，主要进行花生米、花生油、棉花、棉纱、面粉、日元、银元、股票等期货和证券差价交易。攫取最大利润是日本占领当局的盖楼初衷，他们没有丝毫打算为青岛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填补空白。

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北洋政府在青岛设立了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特派员督办接收事宜。这是一个处理善后、稳定局面的临时机构，行政管理职责竟告阙如。这才有了七年五任督办，或如高恩洪般“恣意妄为”，创办私立青岛大学，或如温树德、赵琪般碌碌无为，守成以待世事之变。胶济铁路、青岛港的赎金尚未缴齐，日本人跋扈于山东半岛一带，有恃无恐。1928年5月，日本军队像逛自家后花园般乘兵舰直抵青岛，换乘胶济线火车，杀奔济南，去残害中国军民。那时青岛的社会乱象由此可见一斑。青岛士绅曾多次呼吁尽早撤署设市，赋予青岛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以期在市政建设、财政税收、国计民生诸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以推动青岛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那时的北洋政府自顾不暇，几派军阀残酷争斗，青岛的城市管理问题根本提不上他们的议事日程。

节选自《青岛文化地图》

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



八大关的开发与建设是青岛压抑了十五年之久的城市建设热情的一个突破口，是一次总“爆发”。

肇始于1898年，被孙中山高度评价的现代青岛城市建设，在1914年的下半年戛然而止。太阳旗换下了飞鹰旗，日本军刀代替了德国枪刺，青岛城市建设的所有蓝图和规划统统搁置了。

自1914年至1922年，日据青岛八年，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几无建树，乏善可陈。诚然，日本占领青岛之后，制订了《青岛市街扩张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将青岛的发展重点转移到港口区一带，依托港口，形成日本人的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这个扩张计划完全